

玉情妬



苏州评弹

玉蜻蜓

封面设计 柯 明

插 图 程大利

玉 蜻 蜓

周玉泉口述 龚克敏整理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6 字数 423,000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300 册

书号: 10141·1087 定价: 2.90 元

责任编辑 张昌华

前 言

《玉蜻蜓》是苏州评弹的传统书目之一，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广泛流传于民间。评弹的“陈调”创始人陈迁乾；“俞调”创始人俞秀山，都弹唱《玉蜻蜓》。当传至我的老师——“周调”创始人周玉泉时，已经历了四代艺人。

周玉泉先生弹唱《玉蜻蜓》，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蜚声书坛。在评弹的老听众中（包括海外、港澳的同胞），只要提起《玉蜻蜓》，便自然而然地想起周先生那清秀、潇洒的舞台形象；含蓄、典雅的演出风格。说、噱、弹、唱、演，是评弹艺术的基本表演手段。周先生在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说功颇负盛名，口齿清晰，语言精练、隽永、诙谐，妙语如珠。说表细腻传神，无论是描景或是刻画人物都绘声绘色，丝丝入扣。在唱腔上，他博采众长，大胆革新，创造了旋律丰富，浑厚质朴的“周调”。此外，周先生在面风、眼神、手面、动作的运用上，亦都具独到之处；摹拟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那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被听众誉为“阴功”（又称“静功”）。听周先生的书，既象欣赏一幅名画，含义深邃；又象嚼檀香橄榄，回味无穷。当年，京剧前辈盖叫天先生，经常听他的书，并同他一起切磋技艺，相互交流。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间，陈云同志在公余时间里多次亲临书场，象老听客那样鉴赏他的艺术，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周先生的演出后，曾亲切地接见他。周先生精湛的表演，在六十年代初，被推崇为所有演唱《玉蜻蜓》的评弹演员学习的楷模。周派艺术享有盛誉。

不幸的是，在十年内乱期间，周玉泉先生遭到迫害，被弄得家破人亡。于一九七四年患肺癌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我是他的“关山门”徒弟，自十五岁起随师学艺，得到老师的悉心传授。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继承了老师演唱的《玉蜻蜓》、《文武香球》二部长篇弹词。而今，我在不惑之年能将先生的《玉蜻蜓》整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乃是我为发扬周派艺术所应尽的绵薄之力，并借以告慰于九泉的周玉泉老师。

然而，要将脍炙人口的《玉蜻蜓》成为文字本，毕竟不同于上台说书。除了要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外，还必须做一番去芜存菁的工作。为了使未曾接触过评弹的读者，也能享受评弹艺术的情趣，我大胆地作了一些尝试，“格式”不完全是评弹脚本，但尽可能地保留口头文学的特色；力求它既能看，又能演。

在书稿整理过程中，承蒙卢群同志作出了艰苦的劳动；冯朝明、王瑞华同志协助工作，从而使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完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由于我水平有限，文稿中倘有不妥之处，恳请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指正。

癸克敏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回	张公训婿	1
第 二 回	贵升游殿	21
第 三 回	恋花落庵	38
第 四 回	搜庵寻主	60
第 五 回	二搜庵堂	78
第 六 回	醉打巷门	98
第 七 回	文宣遭难	114
第 八 回	志贞有妊	130
第 九 回	贵升病亡	143
第 十 回	张氏吊奠	158
第 十 一 回	结拜姐妹	174
第 十 二 回	关亡寻夫	190
第 十 三 回	志贞描容	207
第 十 四 回	云房产子	216
第 十 五 回	徐公买儿	229
第 十 六 回	金钗风波	249
第 十 七 回	智救三娘	265
第 十 八 回	三搜庵堂	279
第 十 九 回	究尼认妹	296
第 二 十 回	主仆重逢	313
第 二 十 一 回	文宣荣归	323
第 二 十 二 回	元宰过继	339
第 二 十 三 回	疑团频起	360

第二十四回	父女反目·····	375
第二十五回	张氏夺埠·····	390
第二十六回	误伤人命·····	405
第二十七回	骗上辕门·····	425
第二十八回	苏妈代死·····	441
第二十九回	蔡涓公断·····	453
第三十回	观看龙船·····	470
第三十一回	蜻蜓复归·····	480
第三十二回	详明血书·····	496
第三十三回	庵堂认母·····	509
第三十四回	厅堂夺子·····	525

第一回 张公训婿

《玉蜻蜓》这部书，所说之事并非完全虚构，人物、情节、环境和道具，都有影子可寻。譬如，一九六三年苏州木渎香雪大队，平整土地的辰光，掘着三师太的坟墓，棺材里就曾有个玉蜻蜓的。苏州马医科有座石牌坊，一九七八年，给搬到北寺塔供中外游客参观。这座牌坊是当年申家义庄^①之物，而申家义庄是本书的主人公金家所造，为啥要造这个义庄，在书目关节中也自有交代。所以说，《玉蜻蜓》这部书是有案可稽，有据可查的。

不过，既然由历史改编为评弹，又由评弹改为小说，加油加酱在所难免，所以就与历史上曾有过的人与事来个“对号入座”。偏偏在民国初年，南京有个警察厅长叫申春江，他是申家后代。一天，他到书场听书，正巧听的是《云房产子》那回，申春江听出做过宰相的上代头^②却是尼姑的私生子，实在坍台，就下一道命令，不准再演唱《玉蜻蜓》。碰着这种“刁司令”，说书先生^③响勿落^④，胳膊扭不过大腿，为了养家活口，也就不敢再说申贵升姓申，替他改了姓金，总算不再有麻烦。从此，《玉蜻蜓》这部书里申家变成了金家。一年又一年，说顺了口，再改过来反倒别扭，听众也会感到不习惯，就让俚笃^⑤继续姓金姓下去吧。

① 义庄：旧时慈善机构，救济族中孤老伤残贫穷之人。

② 上代头：祖先。

③ 说书先生：评弹艺人。书分大书（评话），小书（弹词）。《玉蜻蜓》是小书。

④ 响勿落：无话可说。

⑤ 俚笃：他们。

闲话讲过，言归正传。先来一段引白：

春暖日融和，切莫等闲过。广结知心友，玩赏莫蹉跎。

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十三年。今朝是三月初四。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好天气。苏州城外虎丘山，上上下下，游客如云。在虎丘山下，有个读书的相公，带了一个僮儿，轧①法轧法，望准虎丘山背后轧去。这个读书相公，名叫金贵升，今年二八一十六岁，头戴秀才巾，身着鹦鹉绿海青，红鞋白袜；生得齿白唇红，谈吐举止，潇洒风流。金贵升非但长得一表人才，人也来得聪明，八岁会做文章，十三岁就身入黉门②，堪称“当世神童”。又是苏州首屈一指的“赀家当朋友”③，苏州城里城外，大人小囡，啥人勿晓得“南浩金家里”。总之一句话：金贵升是个吴中才子，苏城首富。去年，金贵升就娶了娘子；娘子与他同年，也是三五一十五岁，是吏部天官张国勋之女，名叫张秀英。小夫妻俩合了将近一年，倒还和睦。不过，有时也免不了拌两句口舌。为啥拌口舌？下回书里自有交代，这里暂且搁下不提。

金贵升这会儿，想到虎丘山背后的法华庵去烧香。法华庵是个师姑堂④。烧香末⑤随便哪个寺庙都烧得的，为啥偏偏拣中了这个师姑堂呢？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昨日初三，金贵升同表弟北浩沈君卿搭档，到虎丘山来白相⑥。他俩步出阊门，跨过渡僧桥，沿着七里山塘，兴冲冲地望着虎丘方向走。走到半塘，走勿过去哉。因为半塘在做草台戏，看戏的人密密层层，把一条街堵煞哉。表兄弟两个就此立定下来，索性看戏。真叫合当⑦有事，

① 轧：挤。轧法轧法，一面挤一面往前去。

② 黉门：古时学校，引申为秀才。

③ 赀家当朋友：拥有不少财产的人。

④ 师姑堂：尼庵。师姑即尼姑。

⑤ 末：苏州人方言中的语气词。

⑥ 白相：玩耍。

⑦ 合当：活该。

法华庵的当家师太带了个徒弟，也在施主人家楼上看戏。当家的在沿窗吃西瓜子。“笃”，一粒奶油瓜子丢进嘴里；“叭”，瓜子一嗑两半。唔，味道蛮崧^①，肉头又大，到底是黄埭有名气的土特产。“噗”，瓜子壳吐出去，飘嘞飘，飘到窗下，飘到金贵升肩膀上。金贵升是个爱干净的人，抬起头来刚要训斥几句，只看见楼窗口坐着个尼姑，年约二十一二，相貌倒还不错；旁边还立个小尼姑，大约十五六岁，长得更是标致极了。金贵升三魂被勾去两魂半，连大爷脾气也忘记发作了。楼上的小尼姑见这位相公眼睛骨碌碌盯着她们，不由得脸一红，慌忙牵了牵师父的衣裳角，师徒俩要紧离座，避到房里去了。

金贵升从看客嘴里打听到了两个尼姑的法名和庵址。今朝金贵升就不再同沈君卿搭档，带个叫文宣的僮儿，借烧香的名义，转到此地，骨子里是专程前来寻访法华庵的。

过了正山门，寻到席场弄，便到了法华庵。这时，金贵升把手中的折扇一横，指指庵堂对僮儿吩咐：

“文宣，上前叩门。”

文宣今年也是十六岁，不过比起主人来，矮半个头，看上去更象个小囡。金贵升因为是单丁独苗，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只身个人觉得孤单，便拿这个贴身僮儿当做弟兄看待，伴伴闹猛^②。有了这么一层缘故，文宣在主人面前，有时候也敢蹙头甩耳朵，回几句嘴。眼下就是如此。金贵升要他上前叩门，他反倒又向后缩了一步。

“小的勿敢。”

“有何不敢？”

“大爷！法华庵是尼姑庵呀！”

“尼姑庵难道就进不得香的么？”

① 蛮崧：很好。蛮，是吴语中常用来当“很”、“非常”用。

② 闹猛：热闹。

“勿是勿好烧香，只怕……只怕……”

“怕的甚么？”

“只怕大娘娘晓得，要打断小的脚踝骨。”

“这……既然如此，你先回去吧。”

“小的勿敢。”

啊哟！这倒有点奇怪了。叫你伴我去烧香，你不敢；让你先回家，将来好推卸责任，你还是个不敢。你究竟吓点啥？

“文宣，你为何这般模样？与我讲来。”

“小的勿敢。”

还是一个“勿敢”！真正要命！金贵升有点火了，说话的口气不一样了。

“哧！……”

刚刚“哧”了一半，咽住了。席场弄虽是荒郊，过了庵堂既不^①人家，说不定万一让过路人看见他金贵升在外头对手下人发大爷脾气，阿要坍台？他金贵升可是个有身分的人，是个斯斯文文的秀才，怎么可以落个笑话在外头人眼里？还是回到家里再问吧。

“文宣，前面带路，回转家门去也！”

僮儿心头一块石头“噗”地落了下来。到底是大小因，一高兴，回家路上，叽叽咕咕，主动把自己为啥一口一声“小的勿敢”的道理讲给了金贵升听。原来金大娘娘张秀英，看自己的小官人，花好月好样样好，就是一样勿大好：欢喜拈花惹草。金大娘娘勿放心，曾关照文宣替她看牢大爷，假如文宣带大爷去寻花问柳，轻则要敲断狗腿，重则要打死勿论的。

“大爷，你照应照应我吧，勿要一日到夜在外头白相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一条小命要给你白相掉的。”

金贵升一听，觉得这个僮儿蛮可怜。要他不外面寻欢作乐，

① 既不：没有。

办不到，不过因此而连累文宣，倒也不忍心。怎么才能两全其美呢？金贵升不愧是才子，眼珠一转，有了！

“文宣，我想终日游玩，也是没趣的。文宣吓！——

（唱）我从此归家要用功，巴望将来鱼化龙。有朝一日占鳌头，也可耀祖与光宗。

走呀，回家挑灯攻读是也！”

（唱）“主仆归家天色晚，他不到内堂会姣容。就在书房身坐定，描画倩影兴致浓。半塘一瞥诚难忘，谁叫你绝色佳丽入梦中。怎奈今日无缘见，到来朝再把风花雪月来挑动。那贵升就在书房睡，到来朝旭日已升东；来了文宣小书僮。”

……

文宣向主人请过安，毕恭毕敬开口询问：“大爷，今朝要在书房用功勤读哉？”

“是呀。”

文宣听主人答的刮啦松脆①，心想这位大爷大概真的要改改老毛病了，倒蛮高兴。文宣哪里知晓，这位大爷在捱迷魂阵，借口要在书房用功读书，不住到内房去，不与家主婆见面。因为金大娘是个厉害角色，给她七盘八问，说不定要露馅的，还是躲开来勿见面为妙。另外，倒也是替文宣着想，等会他要掉个枪花②，支开文宣，自己乘机滑脚，以后大娘娘是旣不理由拿这个僮儿问罪的。

金贵升揩面梳洗完毕，吃好点心，拿出一铤银子朝书桌上一放，说：“文宣，我有一铤银两，你拿去与我买两柄扇儿，我要画了送与同窗好友。”

“大爷，扇骨要象牙的还是湘妃竹的？”

① 刮啦松脆：极干脆。

② 掉枪花：骗人。

“这倒随便，只要拣好的。”

“大爷，最好的扇子，买两把也勿消一锭银子呀。”

“多下来赏与你吧。”

“噢，多谢大爷。”

文宣拿起银锭，踏出书房，穿过天井，走过一条蛮长蛮长的
备弄，来到门房间。看大门的门公名叫周青，与文宣最要好。文
宣朝门房间里探头探脑，喊一声：

“周青阿哥。”

“喂。文宣兄弟，今朝哪亨^①有空出来走走？”

“喏，大爷在书房用功勤读，叫我到桃花坞去买几把象牙骨的
扇子。”

“喔。下来天要回暖哉，文宣兄弟僚晓得大块头怕热的，阿有
相巧点便宜货，带一把来扇扇。你等歇，让我寻几个零碎铜钿给
僚。”

“周青阿哥，啥说话！我搭僚自家兄弟，我买一把扇子送给
僚。”

“这是勿好意思的。”

“勿要紧，大爷银子给得多，一两把便宜货有啥关系。”

“格末我未吃先谢，准定算数。”

“不过，周青阿哥，买象牙骨扇，骨子要磨起来，扇面要串起
来，辰光有一歇得来，作兴大爷要出去，麻烦僚周青阿哥替我问
一声，大爷到哪里去？我转来好去接俚^②。”

“好的，这点小事体僚^③交给我好哉。”

文宣交代定当，这才放心地到桃花坞去。

文宣前脚踏出门槛，金贵升后脚亦要溜哉。心想今朝差开僮

① 哪亨：怎么。

② 俚：他。

③ 僚：你。

儿，可以舒舒服服白相个畅哉。因为要去跟标致师姑会会，所以要拿自己着实打扮打扮。身上这套衣裳虽然蛮干净，金贵升还嫌勿好看，从头到脚全部换一遍，换得簇崭新。不过换来换去，有种颜色，他舍不得换掉。这种颜色就是鹦鹉绿。金贵升是一年四季喜欢鹦鹉绿颜色的。不论棉、夹、单、纱，全是绿颜色，不过花式不同罢了。这鹦鹉绿颜色是特别赏心悦目；不过也要看穿在啥等人身上，金贵升生得齿白唇红，修长匀称，穿件鹦鹉绿海青，显得分外潇洒风流。假如面孔墨黑，象包龙图，穿这种颜色的衣裳就勿讨人欢喜哉！

金贵升打扮齐整，手里拿把白帆面的扇子，扇坠是一只玉蜻蜓。这玉蜻蜓究竟是啥个样子呢？是一块汉白玉雕凿的。匠人师傅好本事，巧夺天工，玉蜻蜓共有一对，看上去象真的蜻蜓一式一样，碧碧绿的身体，生生青的翅膀，背梁脊骨墨墨黑，肚皮蜡蜡黄，分一雌一雄两只。如何分档？雄蜻蜓头上有焮焮红的一点，是金贵升拴在扇子上的那只。雌蜻蜓头上既不红点点，留在金大娘娘身边。当年定亲辰光，这对玉蜻蜓摆在“盘”里“堆盘”^①送过去的。大娘娘嫁过来，这对玉蜻蜓又跟她重新回到了金家门上。这对玉蜻蜓是金家的传家宝，金贵升和金大娘娘一人保存一只，从不离身，所以，金贵升拿它当个扇坠，随身带来带去。玉蜻蜓是无价之宝，不过不作兴^②当铜钿用的。金贵升随手拿了点银子，还有金豆、银票，用手帕包一包，藏在身上。看样子他是存心出去白相几天，用掉两钿。一切端正舒齐，便望准外头走去。

金贵升刚走到侧廊，想不到对面进来门公周青。周青看见主人，要紧禀报：“大爷，老大人来哉！”

“哪一个老大人？”

“圣堂湾张国勋张老大人来哉。”

① 堆盘：送聘礼。

② 作兴：应当。

金贵升一听，暗暗说声“阮趣”^①。我要出去，老丈人来了。老丈人呀，你迟来一步，我已走掉倒也罢了；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拿我堵住了。唉！真正煞风景，实在扫兴呵！金贵升从小阮不爷娘，见老丈人有三分惧怕，所以，肚里牢骚归牢骚发，接倒是不敢不接的。

“来！开正门，说我出接。”

“是。”周青答应一声，连忙回出去。金贵升这里另外关照佣人，到里面报个信给家小金大娘娘，自己则来到轿厅等丈人。

趁这个空档，我们来把金贵升这个老丈人介绍几句。张国勋今年五十五岁，在朝执笏，做到吏部天官。嘉靖皇帝很宠他，命他当过五任主考大人，还想叫他当宰相。张国勋呢，一口回绝，非但勿肯做宰相，连吏部天官也勿高兴做，就此告老还乡。为啥原因呢？因为老老^②生有一男一女，女的即金大娘娘，闺名叫张秀英；上头还有个倪子^③，中了一榜解元，突然之间一病而亡。这对张国勋张老老是个极大的打击。过去的人顶要紧的是传宗接代，倪子一死，老老变得万念俱灰，想：凡做官的，有冤家亦有亲家，与我好的人说起来，某人作孽^④，倪子夭寿了，可惜可惜；与我不对的人，背后要议论，某某人总是啥地方作仔孽，连个小辈也阮不，罚他断绝了香火。这种话阿要难听！还是看穿点吧，在皇帝面前求个告老的恩泽，图一个逍遥自在。为此，张国勋不肯入阁拜相，嘉靖皇帝这才提拔了严嵩当宰相。

这里刚把老老介绍完毕，那里张老大人的轿子已经抬进了轿厅。轿帘一掀，张国勋钻出轿来，只见他纱帽红袍，玉带围腰，脚

① 阮趣：扫兴；煞风景。

② 老老：苏州人对上年纪男性的俗称。

③ 倪子：儿子。

④ 作孽：苏州人往往用来作“可怜”解。后面的“作仔孽”则是用其本义，指做了罪恶勾当。仔，同“了”。

上方头朝靴，着实威风。

金贵升要紧踏上前来，一揖到底，说：“岳丈大人驾到，小婿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贤婿何用客套。”

“岳父大人里面请！”

“贤婿请！”

翁婿两人望准大厅走去。空轿子停在右轿厅。轿班坐定休息，等一会自有金家的佣人来陪他们谈谈说说，陪他们吃饭，一言交代。

回过头来再说翁婿两人进了大厅，金贵升脚下加快一点，抢先走到朝南的红木太师椅跟前，伸出两只手往椅背上一搭，算是给长辈端凳，说声：“岳父大人请坐。”退到一旁，垂手恭立。张国勋乐呵呵地走过去坐定，说声：“贤婿你也坐了。”“小婿告坐。”金贵升这才敢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来。他坐也不能大模大样的坐，只能搭半片屁股在椅子上，这倒不全是怕丈人，主要是礼节，小辈应当处处表现出对长辈的敬重。

张国勋因为膝下只剩下一个女儿，对这个女婿就特别喜爱。坐定下来，便笑咪咪地对女婿看。看来看去，看出点名堂来了，便问：“贤婿衣冠楚楚，意欲何往？”

金贵升心想，我要到庵堂里去，这是不能告诉你的。那末，掉个枪花吧。

“小婿闻说岳父大人驾到，所以才整顿衣冠的呀。”

“原来如此。”

“岳父，岳母大人一向金安？”

“好的。唔，近日贤婿可在用功勤读？”

“小婿近日足不出户，终日在书房攻读圣贤之言。”

金贵升又说了句鬼话。“打过门”^①倒是他的拿手好戏。张

① 打过门：说谎；搪塞；遮掩。

老随口夸赞了他一声：

“这才是了！贤婿，以我们这等诗礼之家，是应该……”

张国勋正想把一番大道理给金贵升说说，却被从里面传出来的环珮之声打断了。原来是金大娘娘在心腹丫头素琴、芳兰的陪伴下，从内房来到了大厅。

金大娘娘先向朝南坐的张老老请安：

“爹爹，孩儿见过爹爹。”

“儿啊，罢了。”

金大娘娘又对坐在旁边的男人打个招呼：

“大爷！”

金贵升的心“扑通”一跳。不对，家主婆的声音为啥有点钱？大概对我有意见了。哎哟秀英，我的贤妻，今朝老丈人在这里，你要替我留点面子啊！识相点吧，不要摆啥男人派头了，做个与你家小平起平坐的姿态，让你扎点台型^①。俗话说得好：有理不打知礼的。礼多人不怪，我对你格外礼让，你总不好意思当着老丈人的面跟我“咕咕咯咯”了吧？金贵升心里这么想着，人已从椅子上立起来，客客气气回了个招呼：

“娘子。”

张老老一看，喔唷，贤婿呀，你倒是怕家婆的。女儿呀，你在娘家顺心惯了，嫁到夫家，还这样拿大，倒是有点本事的。你这样不吃亏，倒是蛮好，不过今朝你不能叫小官人吃瘪，不然的话，显得老父我对你太少调教了。张老老连忙暗示地说：

“坐了，你们都坐了。”

金大娘娘对老老看看，心里说：爹爹，你倒蛮会做好人的，在帮女婿解围。你当我要欺侮你的宝贝女婿呀？那末好吧，等会我拿道理摆出来，看你还护不护他！打定主意，金大娘娘在一边椅

^① 扎台型：有面子。